

论传承 儿子是个弹琴好苗子

虽然言之尚早,但两个热爱音乐以音乐为事业的父母,是否有让儿子继承衣钵的打算?

对此,吉娜兴奋地跟羊城晚报记者分享:“我们儿子真的非常喜欢音乐,从一生下来,我们每次一弹琴他就特别专注地听。然后我们练琴的时候,他身体总是往钢琴方向贴过来,而且他真的很喜欢自己动手,他按出来的声音还挺大、挺透……但是,我们最大的目标还是保持他对音乐的热情,如果他真的喜欢弹琴,我们会多多支持。”

郎朗则兴奋地补充,他认为儿子弹琴的条件特别好:“他的手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就连小指的长度

比例,包括手心的形状都很像。所以,他要弹琴的话,我们肯定支持。当然了,就像吉娜说的,必须要让他保持一种新鲜感和热爱,被逼无奈地弹琴也当不了什么钢琴家。”



夫妻四手联弹

发行个人首张独奏专辑《Wonderworld》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吉娜:我和郎朗是知己



吉娜和郎朗

4岁开始学习钢琴,8岁时在德国青年钢琴大赛中获奖,15岁进入法兰克福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学习钢琴专业……自童年开始,钢琴就是吉娜·爱丽丝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她作为“郎朗妻子”的身份更加为人所知,但音乐仍是吉娜·爱丽丝的梦想。

本月,吉娜发表了她的首张个人独奏专辑《Wonderworld》(《乐界》),由丈夫郎朗亲自操刀担任制作人。日前,吉娜和郎朗在德国法兰克福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郎朗是专辑制作人

夫妻档 14天录制40首曲目

《Wonderworld》整张专辑以杜比全景声格式发行,双CD中共收录了28首作品,曲目从古典到当代,从西方到东方均有涉猎。这当中,既有关于爱情的,如舒曼/李斯特的《奉献》,也有像勃拉姆斯《摇篮曲》这类适于宝宝舒眠的音乐。专辑从策划到选曲都由吉娜独立完成。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媳妇,吉娜还特别选录了两首中国作品《彩云追月》《水草舞》。

录制专辑的过程中,制作人郎朗丰富的录音经验对吉娜帮助颇大。一直将丈夫称呼为自己“偶像”的吉娜更连连表示:“太幸福了!太享受了!”她表示,通过录制这个专辑,郎朗的工作态度再次让她感到震撼。“他对作品和钢琴上的每个音色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还和我分享了录音和现场演奏的区别。有他在,我非常踏实。”

吉娜透露,郎朗对录音的要求非常高:“他和录音师一直陪我在录音棚里,对于每一个音色、效果都要求我非常细腻地去‘抠’。在他的帮助下,我也发现了录音的时候,不能只顾着弹琴,一定要打开耳朵,多多听自己的反馈。”

最终夫妻俩用14天时间就高效完成了40首曲目的录制,经过

筛选确定了28首。“我的偶像就在我生活中,他和我分享的都是大师级的建议,这能让我更有进步。我觉得我俩的合作非常感人,简直太享受了。”吉娜希望《Wonderworld》能成为听众的一个好朋友:“现在的社会节奏很快,大家每天都很忙碌、很辛苦。我觉得‘温暖’是《Wonderworld》的关键词,我希望它可以陪伴大家,让大家的内心安静下来,共享生活中的美好时刻。”

为支持妻子事业,郎朗此次解锁了专辑制作人的新身份。首次担当制作人的感受如何?“简直太爽了!”郎朗表示,“我很享受当制作人的过程,其实这几年自己在录音的时候,也是比较强势的。我和我的制作团队配合得特别好,但是我自己特别知道在哪些节点要做一些什么样的音色处理。”

他高度评价了夫妻二人的此次合作:“合作非常顺心,我们之间有很好的化学反应,我说什么她马上都能体会到,瞬间就能达成一致。如果是一些比较陌生的人来做制作人,肯定会很困难,但这次我们的合作非常成功。”采访中,郎朗更对妻子打下包票:“如果你出下一张专辑,我还要给你当制作人。”

当妈妈 家人助我追求梦想

2021年1月28日,郎朗和吉娜同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家庭音乐会的小听众,他来了”,并晒出一家三口的握手照,宣布升级当爸妈。

作为一名新手妈妈,眼下应该是异常忙碌的时候,为何选择这个时刻,紧锣密鼓地推出首张专辑?吉娜认为自己非常幸运:“有家人的支持,有我老公的支持,我才可以继续追求我钢琴家的梦想,我真的非常感恩。”她觉得作为现代女性,既可以有家庭,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都不耽误。

这对新手父母为表达对儿子的爱,在《Wonderworld》片末特别收录了二人同奏的两首勃拉姆斯四手联弹经典作品《华尔兹》与《匈牙利舞曲》。吉娜表示,这是“送给儿子的歌”,也是送给听众的特别惊喜:“当初我们的婚礼上,我们也进行了四手联弹。有些人对于四手联弹的理解是‘斗琴’是‘battle’,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分享乐趣’是‘沟通’。我记得录制时,我俩弹完还笑得很大声,我第一次听小样的时候,我们的哈哈大笑还在里面。”

至于为何选择两首风格迥

异的勃拉姆斯作品用作四手联弹曲目?吉娜表示:“《华尔兹》非常温暖,每次弹的时候我都起鸡皮疙瘩,我觉得非常感人。《匈牙利舞曲》就很活泼、热烈。我觉得这就是勃拉姆斯,既有特别美的旋律,打心底的温暖,又有激情的一面……这两首曲子的反差,也代表了勃拉姆斯的深度。”

当了妈妈之后,吉娜对音乐的理解是否有提升和不同?吉娜表示,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多了一份爱之后,我对音乐情感的领会更深了”。“比如,我现在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到《摇篮曲》的力量和重要性。我喜欢每一天都给我孩子听《摇篮曲》,我能看得到的他的反馈,效果真的很好,它会给孩子安全、温暖的感觉。所以我录了很多这种《摇篮曲》风格的音乐。我觉得我的专辑,大人可以听,小朋友也可以听。”

育儿还让吉娜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中国的儿歌我现在差不多都学会了。我们家有个小兔子(玩具)。它肚子里有好几儿歌,我跟它学的(笑)。”

谈事业 郎朗在我心里无人能及

家庭事业两手都要抓,那么吉娜把自己事业的目标锚定在什么样的位置?吉娜坦言:“我不会有特别长远的目标。现在可以录这张专辑,因为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有什么样的梦想就会有怎样的缘分’。明年,我希望我能在线下跟听众见面,多一些线下的巡演。”

从小钻研钢琴,个人演奏经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吉娜是否会有“丈夫成就太过耀眼,事业被公众拿来比较”的小郁

闷?吉娜表示:“(在我心里)没有人能跟郎朗比,我自己也不会跟郎朗比。”

采访中,羊城晚报记者向她科普了“同行是冤家”的中国老话儿,吉娜先是流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然后哈哈大笑并充满信心地表示:“我觉得我和我老公是同行,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因为这样我们更能互相了解,更知道怎么能互相支持。我们不是enemy(冤家),我们是soulmate(知己)!”



吉娜和郎朗

E-mail:hdxxs@ycwb.com

吾师也

陈桂峰

李政明是被小孙女哄出来的。现在,他和孙正在一个游戏摊旁边。公园的老榕树下,一个身着灰色旧迷彩服的老头,面前摆着6个层叠的纸箱,纸箱各有小洞,花10元可以在任意一个小洞里摸一次,摸到手的东

西就当奖品。

孙女看得有趣,他只能陪着,这玩法牵住了孩子的好奇心。李政明的手还在书房。今天早起,想写一幅字,其实昨晚想了一夜,给某人的字该怎么写,求字者的秉性该对应什么样的风格都想好了,谋篇布局,只待落笔。虽然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的书法家,但毕竟是市书法家协会的名誉理事长,不能晒组织的牌子。

但写了好几张,都不顺手。每次感觉很好,却经不起细看。一连写了十几张,都被团成废纸丢了。家人喊吃早餐,他却迟滞了许久才露脸,让儿子笑说,李市长是不是又“发烧”了。他表面不语,心下更窝火,早餐后继续,仍然没状态,气得把笔扔

了。恰巧小孙女端着茶进来,甜甜的笑脸和温润的绿茶浇灭了邪火。因此,当小孙女拉他去公园玩时,他一口答应。

一个小女孩摸到了嫦娥。孙女咬着他的耳朵,说想玩。那老头立即职业性地叫喊起来:“快来玩啊!神秘游戏,想什么都会有,大胆伸手,进入奇幻世界,就能实现梦想。机会不多,想玩就出手啊!”

李政明打趣地问:“师傅,里面没有吓人的东西吧?”

老头打量他。李政明这天穿白T恤衫,休闲裤,凉鞋,在千百人中寻常的百姓一个。老头说:“里面有什么,摸一下不就知道了。”

李政明点头,伸手就摸。

老头出手比他还快,拦住了他:“你这人好不懂事——能随便摸的吗?钱呢?”

李政明讨了个没趣,掏出钱来递过去。

老头拒绝收,说只刷微信。李政明拿出手机,弄了半天也没刷成。人群中有了笑声。小孙

女这时上前露出手腕上的小米智能手表,在老头的收款号上晃了晃,他腰间的小蜜蜂响了:“微信收款10元。”

李政明尴尬极了,孙女说:“阿公,这可是我的压岁钱,你记得还我。”李政明说一定还,说着又要去摸,再次被挡住。

李政明有些不快:“又怎么了?”

老头说:“这是小孩子的游戏。谁的游戏谁玩,懂吗?”

这老头的话,有些刺耳。李政明哪里受过这种待遇,正要发作,看到四周都是陌生人,就忍了下来。

孙女很机灵,就上前去摸。老头又拦住了,说:“有话要先讲到前头,小朋友,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吗?”孙女点头说知道。

老头说:“好孩子。既然是玩,就有赢有输。是不是?”孙女点头说是。

李政明不满地说:“我说老同志,小孩玩游戏不用那么多话吧?”

老头说:“不行,规矩要先讲明白。不然有些人输了又不肯认,哭鼻子。小朋友,你会不会?”孙女挺胸说:“不会。”

老头满意地说:“好。无论摸到什么,都不许反悔哦。”这才让她玩。

孙女望着纸箱想了一阵,拿不定主意摸哪个洞。李政明也没有替她拿主意。孙女最后选择了第三只洞,摸索了一阵,掏出来一看,登时“哇”的哭了起来。

原来她摸到了一条“青蛇”。青蛇是塑料做的,但像真的一样。别说小孩,就是李政明,也被吓了一下。

老头大声地说:“恭喜得到了小青蛇——小朋友日后青云直上步步高。”

孙女朝李政明说:“我不要,我害怕。”

李政明哄她:“可是刚才咱说好了的啊。”孙女说:“我可讨厌蛇。”李政明说,好好好,那我们不要它,我们去超市买布娃娃好不好?孙女连声说好。

爷俩正离开,老头拦住他们,让把奖品带走。李政明说:“不要了,就当我们没有玩过。”老头正色说:“你这老同志,一看像是做领导的,怎么不道理?你孙女玩了游戏,摸到了奖品,整个过程我都没作假,你们怎么不承认呢?当然,游戏环节——黑箱里摸奖品,那就是不确定的,这就不就是游戏的规矩嘛。既然要玩,就必须接受结果。而且,一开始我就讲了规则,怎么还要将就她?”

老头一番话,让李政明面红耳赤,赶紧接过“青蛇”牵着孙女离开。路上,孙女问他不是孙女讲了坏话他不开心?李政明说,是爷爷自己不开心。

回家后,李政明望着勉强准备送出的那幅浓墨未干的作品,突然哈哈大笑:“吾师也!”打电话给秘书,让他通知汪总裁,字就不写了,有事办公室谈。然后把那幅字团成一团抛进废纸篓里。一身轻松。

导航

寇建斌

走出饭店,上车,代驾问去哪里?他打开导航,点出“回家”。

酒喝了不少,脑子还清醒。自打冷战起,他住回父母家,喝酒就成了常态。不然,她蛮横的嘴脸,尖酸的话语便如同烦人的广告弹窗一样,会时不时冒出来,任凭他一遍遍杀毒屏蔽,也不管用。加上父母守在身边不停地唠叨,你说烦不烦?

更糟的是,这点隐私泄露后,他成了钻石王老五,似乎回到某个原点,不光被大楼里几位剩女围堵,更有缤纷世界的奇花异草争芳斗艳。他感觉像是长途跋涉卸下了重装,面对满目山光水色,轻盈地想飞……当然,经过岁月淬炼,他毕竟不再是孟浪后生,不会轻易起波澜。这让他仿佛身处一种虚幻之境,飘飘欲仙,却心无着落。

车停下,接过钥匙,进楼,开门。屋里黑着,他怕吵醒父母,蹑手蹑脚摸到客厅沙发。困倦排山倒海涌来,一下子将他淹没。

大爷,该起了!熟悉的身影,熟悉的早点。他一挺,站起来,四处打量。我怎么会在这里?

你问谁?没人请你!女人脸绷着,却明显有几分得意。细瞅,还小小打扮了,有点妩媚。女人不要面子时也算可人,一恼就跟疯了似的,像点火就着的炮仗,瞬间爆炸。然而此时,他竟然想不起这次冷战的缘由。他想起身离开,脚却像被钉住。

还愣着干嘛,你不用上班了?女人坐下,摆出两双碗筷。他洗漱完,坐到对面。

女人自顾吃,嘴角漾出几道皱纹。他佯怒,你别得意,我没想回来,是导航的错!女人绷不住,笑出声,小样!

他哼了一声,拿起筷子,心一下子落了地。

靴佬的蓑笠

靴佬是我中学的同学,瘦瘦的个子,像立着的标枪。少年时他特别自恋,身上常备小镜子,动不动拿出来顾影自怜,宛如爱美的小姑娘。于是好事的人就会模仿鲁迅先生,在他背后拖长声音,说一声:“标致极了。”他不以为意,旁若无人继续照。

他大名薛莱,却说自己是中国雪莱,将来要成名的。我们偏偏给他安了个土气透顶的“靴佬”,故意气他。他也笑嘻嘻地应下了。

有次同学聚会,为了应景,他真的穿着一双靴子来。加上挺拔的身影,合身的中山装,像是五四运动里走出来的青年,惹来一片惊讶的目光。我想,那就是他想要的。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类似于靴佬人生中第一次走红地毯。他的表现欲,就是那时被勾起来的。

毕业那年,大家相约去潮州老城小公园玩。那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有些畏难,又不想爽约,硬着头皮撑把伞去,到达时已经淋得半湿。脆薄的雨伞,遇上这种斜风

大雨,也只是聊胜于无。见面后发现大家都是如此,于是商量找个地方好好喝杯咖啡。突然,小李一指前面,惊讶地说:“看!”

雨帘中,远近景物都变得模糊。连小公园标志性的大楼也被刷成幽蓝模样。在大楼边,纵横流淌的乱流里,一个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的高挑人影慢慢走过来,就像武侠小说里的独行侠。

雨帘里啾啾打在宽大的斗笠上,激起一层层水雾,令斗笠散发出白蒙蒙的光芒。尤其引人注目是那件蓑衣上水珠飞溅,像上了釉一般,就是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青着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不知谁喃喃说了一句,没有谁笑。大家都入神地看着因为这件蓑衣而显得充满了故事的靴佬。

靴佬说,这是爷爷的作品。他爷爷在乡下常常穿蓑衣,说是挡日挡雨,还精心给他织了一套,说要把手艺教他。但他嫌太土气,毫不理会。不过今天大雨,他

灵机一动,突然就穿了斗笠蓑衣出门。来到我们面前,身上竟然还是干爽的我们。

黄春藹

暮一新,很多小店也进驻了,忽见一间小店上面黑底青字的招牌“蓑笠翁”,心里一动,就走了进去。

不大的小店里,摆着形形色色的斗笠跟蓑衣,都编得十分精致。还有斗笠跟蓑衣的摆设,戴着斗笠蓑衣的卡通人,以及一些图画。其中一幅图:一位老人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家门口,眺望远方。我正出神地看着,后面轻轻传来一个声音:“那是我爷爷。”回头一看,竟是十年不见的靴佬。时光抹平了他的棱角,让他变成一个面部线条温润的肥胖青年。

靴佬说,他高中毕业后之后出来打工,揣着发财梦,被人骗过,也昧着良心辜负过别人。一个夜晚,他背着细微的星光,带着血迹,跟跟跑跑逃到乡下爷爷那里。小雨中,在老屋门口,老人就这么穿着蓑衣、戴着斗笠,默默地迎他。从此,爷爷传下的蓑笠,就成为他风雨里的避难所。

想不到,十年前风雨里的蓑笠,竟然在划过一条长长的弧线之后,又回到了他的肩头。



人间烟火

陈春鸣摄